

蔡东藩／著

元史演義

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巴蜀书社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

国防大学 2 062 1064 2

张杰 何玲点校

蔡东藩
著

元史演义

巴蜀书社

责任编辑：梅锦辉 谭晓红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·元史演义

蔡东藩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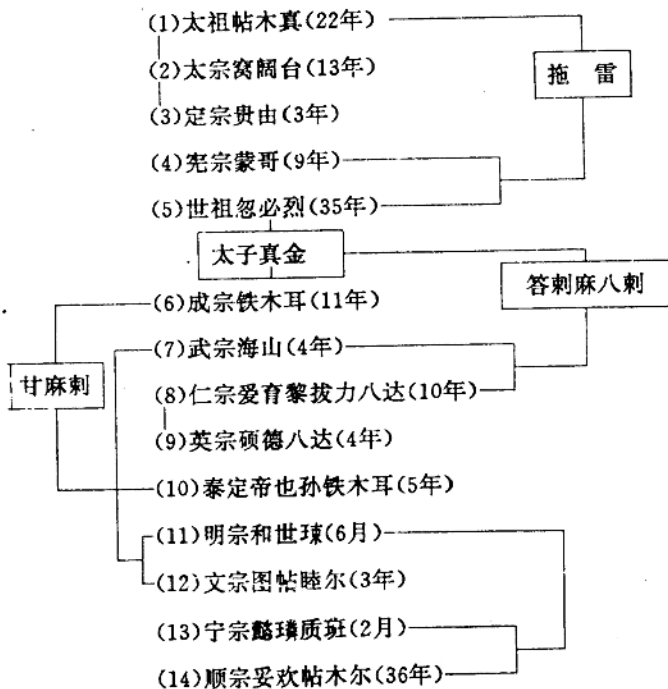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mm1/32
1996年1月第一版

印张：233.5 字数：5858千字
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23—702—6/I·282 (全套10册) 定价：294元

元世系图



自序

。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，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，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元史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祚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。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，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三年，私家著述，鲜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核定异同。观徐一夔与王祚书，谓：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唯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核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《元史》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预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旂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元秘史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记世祖事，《庚申外史》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更

无论已。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《元史》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，仅至定、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流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沉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鄙陋，窃欲融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，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计六十回。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；语则从俗，不欲求深，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，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，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。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借广见闻。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

目 录

第 1 回	感白光嫖妹成孕	劫红颜异儿得妻	(1)
第 2 回	拥众称尊创始立国	班师奏凯复庆生男	(9)
第 3 回	女丈夫执旗招叛众	小英雄逃难遇救星	(17)
第 4 回	追失马幸遇良朋	喜乘龙送归佳偶	(24)
第 5 回	合浦还珠三军奏凯	穹庐返幕各族投诚	(31)
第 6 回	帖木真独胜诸部	札木合复兴联军	(38)
第 7 回	报旧恨重遇丽姝	复前仇迭逢美妇	(46)
第 8 回	四杰赴援以德报怨	一夫拼命用少胜多	(53)
第 9 回	责汪罕潜师劫寨	杀脱里恃力兴兵	(60)
第 10 回	纳忽山屠主亡身	斡难河雄酋称帝	(68)
第 11 回	西夏主献女乞和	蒙古军入关耀武	(76)
第 12 回	拔中都分兵南略	立继嗣定议西征	(84)
第 13 回	回首投荒窜死孤岛	雄师追踪穷极遐方	(91)
第 14 回	见角端西域班师	破钦察归途丧将	(99)
第 15 回	灭西夏庸主覆宗	遭大丧新君嗣统	(107)
第 16 回	将帅迭亡乞盟城下	后妃被劫失守都中	(114)
第 17 回	南北夹攻完颜赤族	东西遣将蒙古张威	(122)
第 18 回	阿罗思全境被兵	欧罗巴东方受敌	(129)
第 19 回	姑妇临朝生暗衅	弟兄佐命立奇功	(137)
第 20 回	勤南略赉志告终	据大位改元颁敕	(145)
第 21 回	守襄阳力屈五年	覆厓山功成一统	(153)
第 22 回	渔色徇财计臣致乱	表忠流血信国成仁	(162)

第 23 回	征日本全军尽没	讨安南两次无功	(169)
第 24 回	海都汗连兵构衅	乃颜王败走遭擒	(177)
第 25 回	明黜陟权奸伏法	慎战守老将骄兵	(184)
第 26 回	皇孙北返灵玺呈祥	母后西巡台臣匿奏	(192)
第 27 回	得良将北方靖寇	信贪臣南服丧师	(200)
第 28 回	蛮酋成擒妖妇骈戮	藩王入觐化后通谋	(208)
第 29 回	诛奸慝怀宁嗣位	耽酒色嬖幸盈朝	(215)
第 30 回	承兄位诛逐奸邪	重儒臣规行科举	(223)
第 31 回	上弹章劾佞无功	信 俭言立储背约	(231)
第 32 回	争位弄兵藩王两败	挟私报怨善类一空	(238)
第 33 回	隆孝养迭呈册宝	泄逆谋立正典刑	(245)
第 34 回	满恶贯奸相伏冥诛	进良言直臣邀主眷	(252)
第 35 回	集党羽显行弑逆	扈銮蹕横肆奸淫	(259)
第 36 回	正刑戮众恶骈诛	纵奸盗百官抗议	(266)
第 37 回	众大臣联衔入奏	老平章嫉俗辞官	(273)
第 38 回	信佛法反促寿征	迎藩王入承大统	(282)
第 39 回	大明殿称尊颁敕	太平王杀敌建功	(290)
第 40 回	入长城北军败溃	援大都爵帅驰归	(297)
第 41 回	倒刺沙奉宝出降	泰定后别州安置	(304)
第 42 回	四女酬庸同时厘降	二使劝进克日登基	(311)
第 43 回	中逆谋途次暴崩	得御宝驰回御极	(317)
第 44 回	怀妒谋毒死故后	立储君惊遇冤魂	(324)
第 45 回	平全滇诸将班师	避大内皇儿寄养	(331)
第 46 回	得新怀旧人面重逢	纳后为妃天伦志异	(338)
第 47 回	正官方廷臣会议	遵顾命皇侄承宗	(345)
第 48 回	迎嗣皇权相怀疑	遭冥谴太师病逝	(352)
第 49 回	履尊择配后族蒙恩	犯阙称兵豪宗覆祀	(358)
第 50 回	辱谏官特权停科举	尊太后变例晋徽称	(365)

第 51 回	妨功害能淫威震主	竭忠报国大义灭亲	(372)
第 52 回	逐太后兼及孤儿	用贤相并征名士	(380)
第 53 回	宠女待僭加后服	闻母教才罢弹章	(387)
第 54 回	治黄河石人开眼	聚红巾群盗扬镳	(394)
第 55 回	失军心河上弃师	逐盗魁徐州告捷	(401)
第 56 回	番僧授术天子宣淫	嬖侍擅权丞相受祸	(408)
第 57 回	朱元璋濠南起义	董转霄河北捐躯	(415)
第 58 回	扫强虏志决身殒	弑故主行凶逞暴	(422)
第 59 回	阻内禅左相得罪	入大都逆臣伏诛	(429)
第 60 回	群寇荡平明祖即位	顺帝出走元史告终	(436)

第1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

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，无论古今中外，统是这般见解，这般称呼，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。起语已涵盖一切。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，帝有五，王有三，历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，及隋唐、五季、南北宋，虽未尝一姓，毕竟是汉族相传，改姓不改族。其间或有戎狄蛮貊，入寇中原，然亦忽盛忽衰，自来自去，如獯鬻，如严狁，如匈奴，不过侵略朔方，没有甚么猖獗。后来五胡、契丹、女真，铁骑南来，横行腹地，好算得威焰熏天，无人敢当，但终不能统一中国。几疑天限南北，地判华夷，中原全境，只有汉族可为君长，他族不能闯入的。谁知南宋告终，厓山尽覆，赵氏一块肉，淹入贝宫，赤胆忠心的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，或溺死，或被杀，荡荡中原，竟被那蒙古大汗，囊括以去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。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！有说的的是天命，有说的是人事，小子也莫名其妙，只好就史论史，把蒙古兴亡的事实，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。诸君细阅一周，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。暗中注重人事，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，是有心爱国之谈。

且说蒙古源流，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，向居中国北方，打猎为生，自成部落。嗣后与邻部构衅，屡战屡败，弄到全军覆没，只剩了男女数人，逃入山中。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，层峦叠嶂，高可矗天，惟一径可通出入，中有平地一大方，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，男女数人，遂借此居住，自相配偶。不到九年，生了好几个男女。有一男子名叫乞颜，生得膂力过人，所有毒虫猛兽，遇着

了他，无不应手立毙。他的后裔，独称繁盛，土人叫他作乞要特，“乞要”即“乞颜”的变音，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。种类既多，转嫌地狭，苦于旧径荒塞，日思开辟。为出山计，辄转觅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大众伐木炽炭，篝火穴中，又宰了七十二牛，剖革为筒，吹风助火，渐渐的铁石尽熔，前此羊肠曲径，坍的坍，塌的塌，忽变作康庄大道，因此衢路遂辟。

数十传后，出了一个朵奔巴延，《元史》作托奔默尔根，《秘史》作朵奔蔑儿干，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，出外游牧。一日到了不儿罕山，但见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隐隐将大山笼住。都蛙锁豁儿，向朵奔巴延道：“兄弟，你看前面的大山，比咱们居住地，好歹如何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山好得多哩。咱们趁着闲暇，去逛一会子何如？”都蛙锁豁儿称善，遂携手同行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。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，不得已扳着木，扳着藤，猿升而上，费了好些气力，竟至山巅。兄弟两人，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，小坐片刻。四面了望，烟云缭绕，岫屿回环，仿佛别有天地，俯视有两河萦带，支流错杂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倍觉鲜艳。好一幅画图。

朵奔巴延看了许久，忽跃起道：“阿哥！这座大山的形势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咱们不如迁居此地，请阿哥酌夺。”说了数语，未闻回答，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，复叫了数声哥哥，方闻得一语道：“你不要忙！待我看明再说。”

朵奔巴延道：“看甚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行人不行人，管他做甚！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那行人里面，有一个好女儿！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说道：“哥哥痴了！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不是这般说。我已有妻，那女儿若未曾嫁人，我去与他说亲，配你可好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，如何辨别妍媸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你自去看明！”朵奔巴延少年好色，闻着有美女子，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。

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问，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，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？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，能望至数里以外，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。他能见人所未见，所以命弟探验真实，自己也慢步下来。

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，果见前面来了一伙百姓，内有一辆黑车，坐着一位齐齐整整，袅袅婷婷的美人儿。想是天仙来了，不由的瞅了几眼，那美人似已觉着，也睁着秋波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。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，等到美人已近面前，他尚目不转睛，一味的痴望。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，方扭身转看，击掌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。他也不遑细问，复转身去看着美人，但听得背后朗声道：“你敢是痴么！何不问他来历？”朵奔巴延经这一语，方把痴迷提醒，忙向前问道：“你们这等人，从哪里来的？”有一老者答道：“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，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是我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叫甚么名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名巴尔忽歹蔑儿干，只生一个女儿，名巴儿忽真豁呵，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语，不觉长叹道：“晦气！晦气！”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事不成，咱们回去吧！”活绘出少年性急。

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听得未曾清楚，为何便说不成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说的名字，什么巴儿豁儿，我恰记不得许多，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瞎说！他说的是他女儿，并不是他外孙女儿！”朵奔巴延想了一想，才觉兄言果确，便道：“阿哥耳目聪明，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。”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，与老者行了礼，问明底细，方知美人的名字，叫作阿兰郭斡。旧作阿兰果火，《元史》作阿伦果斡，《秘史》作阿兰豁阿。且由老者详述来历，因豁里秃马敦地面，禁捕貂鼠等物，所以投奔至此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山已有主人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山的主人，叫作晒赤伯颜。”都

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也罢。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？”老者答称尚未，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。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，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。

这时候的朵奔巴延，眼睁睁望着美人儿，只望他立刻允许，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。寻由老者说了数语，那美人竟脸泛桃花，越觉娇艳。好一歇，方蒙这美人点首。朵奔巴延喜出望外，不待老者回报，急移步走至老者前，欲向老者行甥舅礼，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。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，心中还恨着阿哥。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，才由都蛙锁豁儿，叫过朵奔巴延，谒过老者，复订明迎婚日期，方分手告别。

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：“他既肯把外孙女嫁我，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，恰还是捱延日子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是强盗，难道便抢劫不成？”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。

过了数天，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，豹皮二张，狐皮二张，鼠獾皮数张，装入车中，令朵奔巴延著了喜服，率着车辆仆役，至不儿罕山迎婚。自昼至夕，已将美人儿迎回，对天行过夫妇礼，拥入房帏。这一夜的欢娱，不消细述。嗣后一索得男，再索复得男，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，次子取名伯古讷特。《元史》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，《蒙古源流》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袞得衣。两儿尚未长成，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。

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，统是倔强得很，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，朵奔巴延气愤填胸，带着一妻二子，至兄墓前哭了一场，便往不儿罕山居住。昼逐牲犬，夜对妻孥，倒也快活自由。老天无意做人美，偏偏过了数年，朵奔巴延受了感冒，竟尔卧床不起，临终时，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，又把那善后事宜，嘱托连襟玛哈赉，一声长叹，奄然逝世了。

朵奔巴延既死，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，寂寂家居，免不得独坐神伤，唏嘘终日。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，时常来往，所有家事

一切尽由他代为筹办，所以阿兰郭翰尚没有什么苦况，做日和和尚撞日钟，也觉得破涕为笑了。寓意于微。

转瞬一年，阿兰郭翰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。俄而越胀越大，某夕，竟产下一男。说也奇怪，所生男子，尚未断乳，阿兰郭翰腹胀如故，又复产了一男。旁人议论纷纷，那阿兰郭翰毫不在意，以生以养，与从前夫在时无异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，膨胀十月，又举一男，临产时祥光满室，觉有神异。乳儿啼声，亦异常人，阿兰郭翰很是欣慰。先生子名不衮哈塔吉，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，第三子名字端察儿。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，独字端察儿灰色目睛。甫越周年，即举止不凡，所以阿兰郭翰格外钟爱。

独古讷特两兄弟，年已长成，背地里很是不平，尝私语道：“我母无亲房兄弟，又无丈夫，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？家内独有襟丈往来，莫不是他生的么？”说着时，被阿兰郭翰闻知，便叫二子一同入房，密语道：“你等道我无夫生子，必与他人有私情么？那里知道三个儿子是从天所生的！我自你父亡后，并没有什么坏心，惟每夜有黄白色人，从天窗隙处进来，将我腹屡次摩挲，把他的光明，透入我腹，因此怀着了孕，连生三男，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，久后他们做了帝王，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！”欺人乎？欺己乎？

古讷特两兄弟彼此相觑，不出一词。阿兰郭翰复道：“你以为我捏谎么？我如不耐寡居，何妨再醮，乃作此暧昧情事！你若不信，试伺我数夕，自知真假！”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。是夕，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，至黎明方出。于是古讷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。

到了字端察儿已越十龄，阿兰郭翰烹羊包羔，斗酒自劳，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。酒半酣，便语五子道：“我已老了，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，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，将来须要和睦度日，幸勿争斗！”话至此，顾着字端察儿道：“你去携五支箭来！”字端察儿奉命而往，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。阿兰郭翰即命五子起立，教他各折一箭，五人应手而断。阿兰郭翰复令把五支箭竿

束在一处，更叫他轮流折箭，五人按次轮着，统不能折。阿兰郭翰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单者易折，众则难摧的语意。”（轲书·吐谷浑传），其主阿豺曾有此语，不识阿兰郭翰何亦知此。五子拱手听命。

又越数年，阿兰郭翰出外游玩，偶然受了风寒，遂致发寒发热。起初还可勉强支持，过了数日，已是困顿床褥，羸弱不堪。阿兰郭翰自知不起，叫五人齐至床侧，便道：“我也没有甚么嘱咐，但折箭的事情，你等须要切记，不可忘怀！”言讫，瞑目而逝。

五子备办丧礼，将母尸敛葬毕，长子布儿古纳特创议分家，把所有家资，作四股均派，只将李端察儿一人搁起，分毫不给。李端察儿道：“我也是母亲所生的，如何四兄统有家产，我独向隅？”布儿古纳特道：“你年尚少，没有分授家产的资格，家中有一匹秃尾马，给你就是！你的饮食，由我四家担任，如何？”李端察儿尚欲争论，偏那诸兄齐声赞同，料知彼众我寡，争亦无益。

勉强同住了数月，见哥嫂等都甚冷淡，不由得懊恼道：“我这里长住做甚么，我不如自去寻生，死也可，活也可！”颇有丈夫气，遂把秃尾马牵出，腾身上马，负着弓矢，挟着刀剑，顺了翰难河流，扬长而去。

到了巴尔图鄂拉，鄂拉，蒙古语，山也。望见草木畅茂，山环水绕，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。他便下了骑，将秃尾马拴在树旁，探怀取刀，顺手斩除草木，用木作架，披草作瓦，费了一昼夜工夫，竟筑起一间草舍。腰间幸带有干粮，随便充饥。次日出外了望，遇见有一只黄鹰攫取野鹜，任情吞噬，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就拔了几根马尾，结成一条绳子，随手作圈，静悄悄的蹑至黄鹰背后，巧值黄鹰昂起头来，他顺手放绳，把鹰头圈住，牵至手中，捧住黄鹰道：“我子身无依，得了你，好与我做个伙伴，我取些野物养你，你也取些野物养我，可好么？”黄鹰似解他的语言，垂首听命。李端察儿遂携鹰归来，见山麓有一狼，含住野物，踉跄奔趋，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，拈弓搭着，嗖的一声，将狼射倒，随取了

死狼，并将狼吃残的野物一并挟着，返至草舍。一面用新煨狼，聊当粮食，一面将狼吃残的野物，熬给黄鹰。这黄鹰儿恰也驯顺，一熬数日，竟与李端察儿相依为友，有时飞至野外，搏取食物，即衔给李端察儿。李端察儿欣慰非常，与黄鹰生熟分食。

转眼间已过残冬，到了春间，野鹜齐来，多被黄鹰搏住，每日可斂十翼，吃不胜吃，往往挂在树上，由他干腊。只有时思饮马乳，一时无从置办，李端察儿登高遥望，见山后有一丛民居，差不多有数十家，便徒步前行，径造该处乞奶浆，该处的人民，起初不肯，嗣经李端察儿与他熟商，愿以野物相易，因得遂他应允。自是无日不至该地，只两造名姓，彼此未悉。

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，忆念幼弟，前来寻觅。先至该地探问，居民说有此人，惜未识姓氏住址。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，不期有一伟少年，臂着鹰，跨着马，得得而至。那居民愕然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，那少年不是别人，便是幼弟李端察儿。当下两人大喜，握手相见，各叙别后情形。不衮哈搭吉劝弟回家。李端察儿先辞后允，遂与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，约略收拾，即日起行。自此该地无李端察儿踪迹。

谁知过了数日，该地有一怀奸妇人正在河中汲水，忽见李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，急行而来。妇人阻住道：“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？”李端察儿道：“不是，我邀你到我家去！”妇人道：“邀我去做什么？”正诘问间，不防李端察儿伸出两手竟将她抱了过去，那时连忙叫喊，已是不及。奇兀得报，小子尝吟成一诗道：

天道非真善者昌，胡儿得志便猖狂；

强权世界由来久，盗贼居然育帝王！

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为全书弁冕，叙述蒙古源流，为有元之所始，按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载阿伦

果幹（即阿兰郭幹）事，谓其夫亡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惊觉遂有娠，产一子名丰嶠察儿。《源流》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，久之生三子。《秘史》谓黄白色人，将肚皮摩挲，是姑勿论。惟史家于帝王肇兴，必述其祖宗之瑞应；姜嫄履敏，刘媪梦神，真耶幻耶？未足尽信。本书即人论人，就事叙事，言外寓意，不即不离。至措事杂奔巴延，暨丰嶠察儿处，尤觉得一片天真，口吻俱肖。庸庸者多厚福，意者其或然欤！末后一结，免起鹘落，益令人匪夷所思。